

八十四

霍桑探案

袖珍叢刊之三



程小青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六年二月四版

霍桑探案 八十四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板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 作者 程 小 青

發 行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姚序

重慶的夏季長有惱人的燠暑，教人們憚於出門而且懶於做事，但一個經常使用腦力的人却又不習慣於這樣的「安閑」，因此，我不得不給廢置了的腦力覓一個側面的出路，而我就有機會去讀了五六百本的歐美偵探小說。

說起偵探小說，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彷彿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的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往往一筆抹煞，以為這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於是，「宗匠」們既不屑一顧，而新進者們亦無不菲薄着它們的存在。若干年來，偵探小說在我們國內雖然一直維持着大羣的老讀者，也一直為更大羣的新讀者所需求，然而，就外國作品說，廿年前推崇柯南道爾，廿年後還是推崇柯南道爾；就本國作品說，則除了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以外，更找不出第二種水準以上的作品。這種情形，即使不能說是什麼了不起的損失，但在一個真正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看來，

至少是頗有遺憾的。

因此，在今年夏天讀過了大批的新的偵探小說以後，我尤其固執地覺得偵探小說實有介紹（不論是翻譯或創作）的必要：第一，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裏所用的推斷的方法（deduction），這對於「不動天鈞」的人們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教育；第二，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的精密的設計與謹嚴的結構，這對於習慣着凌亂無章的社會大眾應該有一種有益的唆示；第三，即就作品本身以言，近年來偵探小說的作家的進步實已遠超於柯南道爾之上，我們的不能再以福爾摩斯的智慧為滿足也正是一種重要的借鑑與啓發。而且，在事實上，偵探小說既有其廣大的讀者之羣（你要知道，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及此次歐洲戰場主將艾森霍華將軍都是偵探小說迷），則如何給與這一羣愛好深思的讀者以新的（進步的）滿足也不會不是出版界所願致力之事。祇要一看歐美出版界所刊行的偵探小說的數量，（它比其他的文學書籍更多，平均的銷路也更大），就可以明白這種「小玩意兒」儘管不被列入於文學界的偉大的收穫，却自有其不

容否定的社會教育的力量。

——上面的一些意見，在我這一次回到上海來以後，跟小青先生一見面就談到了。我自己固然覺得「卑之無甚高論」，而小青先生却欣然許我爲「知音」。他的霍桑探案，我是早已讀過了不少的；但當他送了我幾本近年的新著而一口氣讀了以後，我深深覺得他也像歐美的偵探小說作家一樣，近年的新的進步是可驚可佩的。若干年來，小青先生已寫下了幾十種長短不等的作品，不客氣的說，其中自有一部份顯得不夠深度（我是以歐美名家的偵探小說來做尺度的），但我敢說，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高出於一般水準之上的，即比之前代的柯南道爾及今代的亞伽莎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諸氏所作亦可毫無愧色。尤其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爲難得而更可珍重了。

更有進者：從抗戰開始到勝利達成之間，上海文化界所遭受的壓迫與蹂躪

使人不堪回首。一般無行的文人，或爲敵僞作罪惡的鼓吹，或以筆墨事色情之誘惑，醜態畢露，穢跡久彰。而小青先生始終持正不阿，兀然無變；現在我們讀了他的「舞后的歸宿」，「活屍」這兩本書，還顯然看得見他的苦心與誠意。我總覺得每一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的思想與行動，不單表見着作者的智慧，而且也表見着作者的正義感。從這一點說，小青先生的作品就應該還有另一種更高的評價。

事實上，我不是一個給小青先生的作品來寫序文的適當的人。不過，在老友的立場上，我一直知道小青先生的寫作偵探小說始終懷抱着一個高尚的動機，而在讀者的立場上，我更一直佩服小青先生的作品的從不粗製濫造，亦從不靠老牌子賣弄那些無聊的「血頭」。因之，我面對着這一套書，我願意給他一個祝福：

——祝福小青先生所賦予霍桑的智慧能夠在這一個罪惡滋多的社會中充分發揮着一種制裁的力量。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日，蘇鳳謹序。

霍桑探案

八十四

(袖珍叢刊之三)

程小青著

一 雨夜的奇遇

在第一次暴風雨後的一個——五月二十五日——陰沉下雨的黃昏，我忽而遭遇了一件出乎意外而當時竟使我無所措手的奇事！

這時雖交初夏，氣候卻陰寒得像二三月的光景。一連幾天，日光匿迹不見，天空中祇屯積着厚厚的黑雲，冷冰冰地暗淡無光，恰像那時候才過險惡期的時局，同樣足以引起人們的惶恐和煩悶。二十五日的下午時分，已有些溟濛的細雨了。我穿着國產薄呢的外褂，衛生衫也沒有卸下，背脊上還感受一陣陣的寒凜。那時我在愛文路霍桑寓裏，和他商量救濟災民的辦法。同時我又和他談起那些囤積的奸商，祇知圖利，不顧社會，提起了真教人痛恨。我又告訴他我正在着手寫一篇血花與國魂長篇小說。這小說的主題，希望喚醒那消沉了的國魂，發揮些民族精神，對於一般流行的沉溺在兩性問題和享樂問題的頹廢作品，給予一種反照的暗示。這一篇小說的動機和結構，霍桑也曾參加過意見，所以那時候我既已開始動筆，便順便報告他一聲。不料我和他分離了不到五個鐘頭，我忽而遇到這件奇怪事情。那真是我所夢想不到的！

我從愛文路出來，回到西門林蔭路九十九號我自己寓所的時候，天色已經斷黑了，毛毛的細雨，忽而起勁地變成了粗點，馬路上早已落得像泥漿一般。我一進門口，樓梯上並無足音下來，已使我感到一種異常的景象。因為我和我的妻子佩芹雖已結婚了十多年，但我們的感情，卻仍保持着初婚時的熱度。我每次回家，伊在樓上一聽得我開門進去時的帶着暗號性的腳步聲音，總要急忙趕下樓來，帶着笑面相迎。除了伊偶然患病以外，這動作已成了很自然的習慣，從來不會有一次例外。但這一天客堂中的電燈雖然亮着，卻靜悄悄沒有聲音。我走進了客堂，故意把皮鞋在地板上重踏了二下，樓梯上卻依舊靜寂無聲。

我暗自忖度着：「難道伊的胃病又發作了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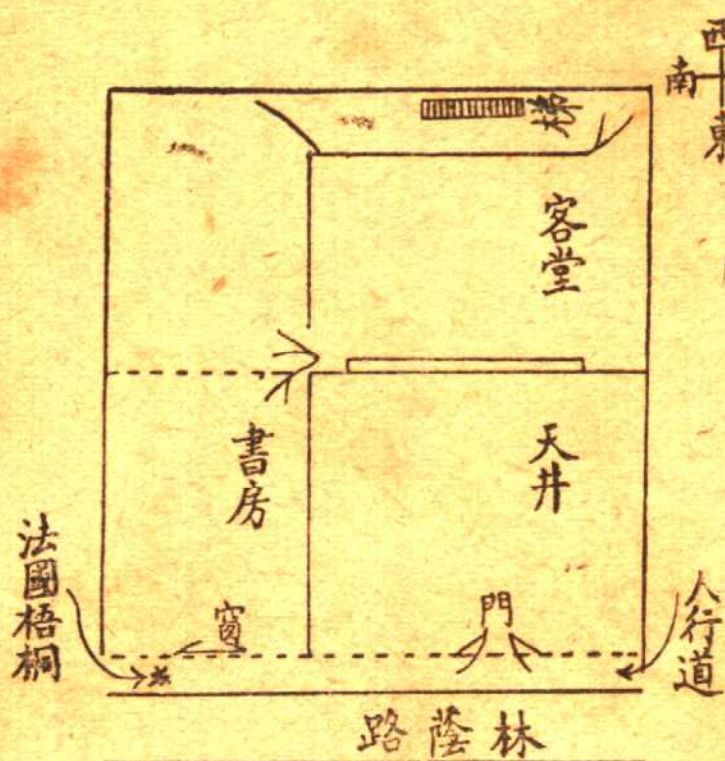
這時那個性情忠實而行動略嫌遲鈍的松江王老媽子，從屏門背後轉身出來，走近來向我報告。

「主人，夫人已往黃河路高太太家去了。伊走了還不到一刻鐘呢。」

黃河路高家是我的岳家。但佩芹回母家去，事前怎麼絕不會和我說起？

那王媽的報告，分明還沒有完畢。伊因繼續着說：

「今天朱家的七小姐到高家去。高太太留伊吃晚飯，故而特地把夫人接去，以便和七小姐談一回心。——高太太用汽車來接夫人去的。」



我這才明白佩芹回母家去，原是一種突然發生的事情，事前伊當然也不知道。

「但伊明知我在霍先生那裏，怎麼不打一個電話給我？」

「打過的；但霍先生說你已走了。」

「王媽的解說，我已認為滿意。因為佩芹在一刻鐘前方才動身，那時我恰已從霍桑寓裏出來，伊的電話我自然無從接洽。」

這天的晚飯，我略略感到些寂寞，所以時間上特別迅速。晚飯已畢，我便一個人進南廂房的書室裏去，準備趁這餘暇，繼續我的著作。我照例盡了一枝紙煙，便開始寫血花與國魂的第三章。

那時窗外的雨勢更加大了。白鐵管子的簷槽中，積水既多，來不及輸送，便傾溢而出，瀉落在下面水泥的人行道上，發出宏大的沖激聲音。我們寓屋門前的人行道上，本有一株足四尺周圍的法國梧桐。這時樹上的新葉，受了風雨的激盪，也醞釀出一種助長風威的吼聲。

我因着文思的奔湧，握筆直寫，經過了兩個半鐘頭，第三章已告完畢，所以對於外界的景象，絕不關心。

十點鐘過了。我擱了筆站起身來，走到窗口。那玻璃上的雨點，依舊淙淙作響；窗外梧桐樹上的吼聲，更覺得威脅怖人。這時我有些不安起來。這樣的雨夜，時候已經不早，因着疑危的局勢，路上也不很平安。怎麼佩芹還不在家？在晚餐時王媽曾告訴我，佩芹臨走時說明，晚飯後就要回來，也用不着我去接伊。這時候伊仍遲遲不歸，我不能不有些擔心。

我自忖道：「料想伊仍會坐了汽車回來的，不見得會有意外危險罷？」我重新在書桌前坐下，提起了筆，打算把第四章開始。可是因着我對於佩芹的惦念，心思已不能集中，寫了不到三行，便重新擱筆。我的書桌就在靠東窗的一邊，窗外就是沿林蔭路的那條狹窄的水泥人行道。我一壁靠着那螺旋椅的椅背默默的吸煙，一壁留心聽馬路上往來的汽車聲音。這樣經過了兩三枝紙煙的時候，書桌上的那只小鐘噹的一聲，已打過十點半鐘。我的佩芹卻依舊不見回來。那幾天解嚴不久，夜深行路，還不是很平安。前天晚上西門路某號，曾發生過一次盜劫。因此之故，我的期望的情緒，不禁漸漸的變成驚恐。

「伊有意外嗎？爲什麼還不回來？如果伊要在母家過夜，也應給一個信息回來。」

我這樣反復思忖，越想越覺可慮。一會兒，我便定了主意與其這樣子無聊地坐守，不如往黃河路走一趟，親自去接伊回來。我瞧瞧時鐘，已指十點三十五分。於是我丟了煙尾，離椅起立。五分鐘後，我已穿好雨衣，準備出發。但我爲審慎起見，又作一度最後的考慮。我既感到這樣的雨夜，路上不很安全，自然以雇一輛汽車爲宜，同時我還須小心地戒備一下。

我開了抽屜，取出了那枝子彈常滿的自動手槍，順手納在袋中；又預備先打一個電話到高家裏去問問，如果佩芹還在那裏，我再雇汽車去接。

我走到電話機旁邊，剛才握着了聽筒，我的耳朵中忽感受了一種聲響，不由的不使我詫異停頓。

那聲音是一種咯咯咯的高跟皮鞋的步聲，就發生在窗口外面的水泥徑上。這步聲從南面過來，自遠而近，非常急促，有使人不得不注意的魔力，因爲從這聲浪推測，分明有一個女子在那人行道上冒雨急奔。

我放下了聽筒，驚訝地想：「誰？難道是佩芹——？」

在這一剎那間，情勢更緊張了！那腳步聲音越發迫近，已到了我書房的東窗外面。更奇怪的，那腳聲突然在窗外面停止，不再繼續進行。這一種暗示，立即排除了我心中的疑慮，使我不加思索，急忙忙走出書室，穿過客室和天井，去開那兩扇石庫門的前

門。

我的兩足剛才踏出大門口的那塊堦石，眼光已瞧見那人行道旁的法國梧桐樹底下，明明有一個女子站着——不，伊不是站着，彷彿把身子倚靠着樹幹。

那裏本有一盞路燈，不過距離那梧桐樹約有六七碼遠，又因着樹葉的掩蔽，瞧去自不能怎樣清楚。不過那女子的高度，身材，和深色的長頤袍，明明是——

我不禁脫口呼道：「佩芹！你——」

伊的臉兒本來向南面瞧着，一聽得我的呼聲，便突的旋轉來瞧我；接着，伊便放開腳步，急急跨上我所站立的堦石。

唉！我誤會了！伊不是我的佩芹；不但不是，我一瞧伊的面貌，並且從不相識。可是伊的舉動又使我出乎意外。伊踏上了堦石，似乎向我點一點頭；隨即更進一步，不待我的邀請，竟自動地走進了那開着的門口。我在詫異之餘，也祇得跟着伊退進門口。

二 難堪的一剎那

那時候雨點似乎已減細了不少，但呼呼的風聲，卻仍使人聽了生怖。我和這個面不相識的女子面對面站着，一陣陣醉人的香氣，直刺我的鼻官。我心中充滿了疑惑詫訝的情緒，彷彿已踏進了聊齋誌異中所述的幻境，一時竟不知所措。雖然如此，我自信我的

鎮靜的定力，究竟沒有完全喪失。

我開始問道：「請問你……你……？」

我不知怎樣稱呼，一時有些猶豫。但那女子不等我的問句完畢，又有一種奇怪的動作。伊走過一旁，推着那扇黑漆的大門，又謹慎又急促地把門關上；同時又把那彈簧鎖旋了一旋，竟反客爲主的把門鎖上了。這動作自然增加了我的驚異，可是伊的開口的第一句話，更使我吃驚不小。

伊發出一種低弱而顫動的聽音，說道：「包先生，對不起得很！」
怪了！我不認識伊，伊卻認識我的。那麼，伊這樣子不邀而進地闖進來，分明有着某種目的。

我第二次問道：「請問女士貴姓？」

伊搖了搖頭，默然不答。

我又問：「有什麼見教？」

伊第一次回答：「包先生，請你行一個方便，援助我——」

伊操着很流利的國語，但說了半句，忽而停着目光向外面傾聽的樣子，同時伊的因香粉而顯得分外白嫩的臉上，也露着驚恐的神色。

「包先生，你可能允許我在裏面坐一坐？」

我們本站在天井裏立談。我因着過度的驚異，那濛濛的細雨落在臉上，竟也不知不覺。這時伊明明在某種危急的情勢中伊既然自動地請求，我對於女性又素來尊重，此刻當然不便回絕。我應了一聲，便在前引導，走到客堂裏來。

我和那女子的見面，雖已經過了一二分鐘的時間，但伊的面貌和衣飾，我還沒有瞧得清楚。當伊在靠南壁的近廂房門口的椅子邊上坐下來時，我才乘機向伊細細地端相。伊的身材適中，肌肉卻很豐腴，穿一件深藍色素綢鑲黑邊的夾領袍，長到足脛，足上穿着一雙黑色的皮鞋，和灰色的絲襪，裝束上可以加得「樸素」的字樣。伊的臉兒帶着圓形，皮色略黑，一雙烏黑的眼睛，活潑而有威力，兩條細長的濃眉，卻是天然而非畫出來的。伊的嘴似乎較闊些，不過這時候嘴脣緊閉，還不怎樣顯露。伊的額角上覆着一層厚厚的黑髮，腦後的短髮，用一種髮針束着，並不像一般時髦女子那麼紛披肩上。伊的耳朵上掛着一副鑲水鑽的長環，在電燈光中閃爍耀目——這東西似乎是伊身上唯一的「來路貨」的飾品。這時候伊的臉上充滿着驚惶的神氣，尤其是那雙美而有威的黑目，表現出伊內心的十二分緊張。

我默想這女子在最近的數分鐘中，大概曾遭受了什麼意外的驚變；否則，要是不然，問題就嚴重了。伊莫非有什麼驚人的圖謀，行將實施？不過伊這樣子到我的家裏來，究竟有什麼作用，我還猜想不出。我的疑問還沒有提出，伊又有一種意外的表示。

伊的身子雖坐在椅子的邊上，但伊的頭部向前突出，側着耳朵向外傾聽，伊的右手卻插在袋中。一會兒，伊忽又立起身來，用左手向我搖一搖，似乎禁止我發問。

伊低聲說：「包先生，請你把電燈熄了！」

這要求自然是出乎常情之外了。不過伊的語聲中，含着哀懇的意味，竟使我不能拒絕。我立起身來走到廂房門口，把電燈的機鈕一扳，客堂中完全黑暗。不過廂房中的燈光依舊亮着，還有餘光透露到客堂裏來。

伊又婉聲說道：「請你把裏面的電燈，也暫時熄一熄罷。」

我覺得這要求似乎太過分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貿貿然闖了進來，竟和我面面相對地同處在黑暗之中，還成什麼事體？並且伊的行動太覺突兀，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我還沒有把握，這要求我自然不能像先前一般地容易允許。

伊見我躊躇不動，忽而走近一步，挨近我些，似乎要繼續請求。這時候樓梯上有腳步聲音傳過來。我知道一定是王媽因着聽得了開門聲音，認做是佩芹回家，故而走下樓來。那女子似乎因着受不住驚恐，忽而更加挨近我的身旁，使我有些發窘。

我忙吩咐道：「王媽，沒有事。你上樓去罷。」

那女子又喘息着說：「包先生，你快些熄燈！……快些！……你難道不聽得？」我斂神一聽，果然聽得有沈濁的步音，隱隱地自遠而近。那是男子的腳步聲音，並

且好像不止一人。我覺得在這情勢之下，果然非常緊張，爲權宜計，我就立即走進書室，趕緊把電燈熄滅了。

室中完全沈黑了，我的行動自然不能不有些顧忌。我仍留在書室裏面，留意聽外面的腳步聲音。那步聲從南面過來，果然越發近了，越近越見得急促。我料想那外面的幾個人，似乎在追跡這女子，才使伊這樣子驚惶。但爲了什麼事呢？那外面的人莫非是什麼暴徒？伊怕遭他們的劫掠。才逃避到我屋中來的嗎？或是伊幹了什麼不法的勾當，就利用我做一種護身符？

外面的步聲已到了我書室的窗口外了。我細細地辨別，似乎有兩三個人。這幾個人已在我的門口站住，正在那裏喃喃討論，不過聽不清楚。我的好奇心已被引動，很想揭起了窗帘，瞧瞧是什麼樣人。但我這計劃還沒有實行，忽有另一種聲音刺激我的耳管。

原來客堂中的那個女子，已一步步走進書室中了！伊的步聲雖然出於十二分謹慎，但那皮鞋的木跟，踏在地板上面，究竟不能完全沒有聲音。接着我覺得伊已走到我的身旁，伊的緊促呼吸我可以聽到了，伊身上的香氣也已和我嗅覺發生了直接的關係。據我在暗中估量，伊和我的距離，至多不到一尺！

我的地位真窘極了！我如果有什麼動作，無意中也許會觸及伊的身體，那豈不要鬧出笑話？我記得我在燈影槍聲一案中，也曾和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肩摩肩地坐在一輛汽

車之中，這窘態已使我不能忘懷。不過那時候我處於主動的地位，那女子在我的控制之下；現在我卻明明處於被動地位，當然更覺難堪。更難堪的，這時候我又聽得樓梯上王媽的腳步聲音，緩緩回上樓去。我才知道當時王媽聽了我的吩咐，並沒有立即遵從；分明曾在樓梯上竊聽過一回。伊一定會聽得了那女子的說話聲音，又聽得我到廂房中來熄燈；接着，那女子又輕輕的走進了廂房。這時候我們倆正同處在黑暗的室中。在這種情形之下，那王媽的舊腦筋裏，將發生怎樣的想像？我想起了這點怎不難堪？

自從我聽得那女子在外面水泥徑上的腳聲，直到我走進廂房中熄滅電燈，實際的時間不過三四分鐘。我熄了燈以後，和這突如其來的女子在黑暗中相持對立，也不過一二分鐘。可是這一二分鐘，在我當時心理上的感覺，彷彿延長到幾個鐘頭之久！幸而那外面的幾個男子腳步聲，不久又繼續前進。我因着受不住這軟性相持的難堪，便不顧利害，跨開一步，伸手摸着了電燈的機鈕，用力一扳，重新恢復了書室中的光明。

三 悶 葫 蘆

我的開電燈的舉動，原不曾顧到那女子的反對與否，但電燈明亮以後，伊倒也並沒有反對的表示。分明伊也聽得那追蹤的腳聲，已自南向北地漸漸遠去，伊的難關顯然也已度過。伊果真站在我的身旁，相距很近。我瞧伊的臉上，恐怖的神情，已消釋了大